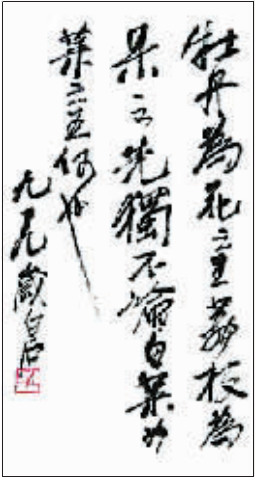




白石老人



白石作品《岁朝图》



白石先生书法

(上接 C7 版)

诗文的天趣和意趣

白石老人晚年有诗回忆少时乡村生活：“村书挂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他那时是个半文盲，要读唐诗甚为不易，首先要打破记诵生字这一关，他的方法是把书页裁开，在每行诗的下端空处，将生字、难字以同音字注上音。

白石先生的诗作历年积累不少，刊有《老萍诗草》(1919年)、《白石诗草》(1925年)、《蜀游杂记》(1936年)……等十余种。他的诗作和画作一样，来自于生活与悟性，当然书本的基础也有渐进的积累，但更多是一种天然的观察和敏悟。试看：

《山妻》

山妻笑我负平生，世乱身衰重远行；
年少厌闻难再得，葡萄阴下纺纱声。

《不倒翁》

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汝忽然来打碎，通身何处有心肝？

《风味》

满丘芋苳暮秋凉，当得贫家谷一仓；
到老莫嫌风味薄，自煨牛粪火炉香。

这些诗作的境界多为来自农村生活的敏感出发，纯粹原生态的取景和表述。至于社会性的作品如《不倒翁》，则指斥丑类，妙不可言，令人会心一笑。

白石老人论画谈艺，往往和人生的道理结合在一起，总结画理、阐发人生，发人深思。譬如，“不教一日闲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作画在于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余画小鸡廿年，十年能得形似，十年能得神似”，“余有友人尝谓曰：‘吾欲画菜，苦不得君画之似，何也？’余曰：‘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出版了大量《齐白石画集》、《齐白石作品集》等合集、选集外，文字类的作品也有诸如《齐白石诗卷尺牍》、《齐白石诗集》、《齐白石谈艺录》等著述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

勤俭本色和生活逸事

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几年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至今重印两次，很受读者欢迎。他这部书多为第一手资料，其中记述齐白石先生屡有精彩之笔。

一件事情是李可染带黄永玉去齐白石家做客，老人拿月饼招待，但这月饼，可不希望你吃，那上面都有蛛网了，上缺一角，不知何时被冒失的客人吃掉了。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的形式，当不得真。

另一趣事是老人的钥匙。他身上挂着一串钥匙，家里大小柜子的锁钥都由他掌管。“用一长皮条穿在一起，大概能有一尺多长，结在腰带上再用小锁锁住皮条和腰带，生怕一串钥匙脱落了，因为长年都带在身上，他的钥匙磨搓得极光亮，跟银色一般；他屋里所有的什物箱柜，都被整整齐齐地垒起来放在一起，用锁锁好，甚至一箱一柜用了好几把锁……”

至于白石老人午睡的房间，更是他的禁地，大床横亘，置于门边，为的是防止熟睡时他人偷入。他的画室只有他极其信任的心腹学生才可以自由进出，他人不得入内。

这些逸事令人觉得老先生很“抠门”，也很可爱，其造成此种行为方式的原因，在于童年生活的困苦、艰辛，困厄留下了阴影，不免影响到成年的行为，齐白石的作品，现在万金难求，但在他横跨三个朝代的生命历程中，大半生都与贫穷困苦相伴，五十五岁前一直替人画像刻印，只能勉强糊口，直到八十岁以后才有所好转。另在日本攻占北京前夕，不少银行倒闭，白石老人辛苦半生的积蓄悉数化为乌有，生活来源倏然断绝，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抗战胜利后，法币狂跌，官僚商人上午一箱一箱钞票送过来求画，下午就变成废纸。他标出“一尺十万”的润格，几天之后就发现十万元连纸钱都买不回来，只好挂出了“暂停收件”的告白。这从心理学上是解释得通的，有因必有果，所以，他的“抠门”也不难理解了。

女弟子出类拔萃

白石老人既号称弟子三千，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女弟子，跟他学画，成就斐然。不少人社会知名度极高，如孙诵昭、刘淑度、胡絮青、杨秀珍、郭秀仪、吴瑞臻、新风霞、郁风……

刘淑度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曾给著名学者郑振铎当助手，她是有名的金石大家，齐白石赞扬她“已成女子篆刻家先驱”。胡絮青是老舍夫人，1950年正式拜师齐白石，深得老人器重，颇得真传，花卉、翎毛、草虫等或写意或工笔时有佳作。郭秀仪是著名爱国将领黄琪翔的夫人，她于2006年秋去世，活了96岁，寿命比白石老人还长，她于解放初期师从齐白石，她的画深得齐派精髓而不失自己的创意。新风霞是吴祖光夫人，1994年总政文化部专门为新风霞在军博举办了个人画展，她

和老人情同父女，她笔下的寿桃、牡丹、菊花、梅花……清新淡雅，有一种不饰雕琢的拙趣。

黄永玉先生序新风霞《我当小演员的时候》文中，第一句话就是：“新风霞真漂亮！”据黄永玉先生记载，吴祖光、新风霞举行家宴，邀请白石老人参加，那年，他已92岁高龄，由他的看护人武则天萱大姐陪护而来。到后老人目不转睛地打量新风霞，武大姐就提醒他：“你总盯着别人干啥？”，不料老人不高兴了，大声宣布：“我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能看她？她生得好，我就要看！”一时传为佳话，也可见老人的率性和童真了。

运笔如椽 出神入化

齐白石画作大气淋漓，小处也处理得一丝不苟，精密微妙。胡适在《齐白石年谱》序言中说：“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拿得起绣花针的本领”，这本来是说史学的训练，但拿来状写画家的境界，也可融会贯通。

白石老人的艺术世界博大精深，仅以常人乐道的例子而言，他画的树叶，叶脉、细茎，还有蜻蜓的翅膀等等，较照相更为细微，至于草虫的结构，极其注重质感的表现，蜻蜓、蝉、蜂类甚至蝗虫的翅膀画得很透明，蝴蝶和蛾子的翅膀则显得通体通气透亮，有一触即掉的质感。蜻蜓的细部，翅膀、身躯、眼睛乃至六只足都非常清晰，透明的翅膀上脉络历历可辨，翅膀梢还有四条小黑丝……丝毫不下于照片的逼真，跟拓印的实物一样，真是鬼斧神工，不可思议。此境老人虽自谦为“小技”，但要达到创造性的境界，则难以上青天。笔墨的功力和趣味，将艺术的形式美，推倒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造诣，独步中国近现代画坛，均为其拿手的绝活，后人实在难以逾越。

就以名满天下的画虾而言：“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浅。”他将观察艺术对象的结构和自然规律，用神乎其技的笔墨表现出来，这是非他莫属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即使同行，也至难掌握，所以老人不无自负地说道：“余之画虾，临摹之人约数十辈，纵得形似不能生活，因心目中无虾也。”已到他人无法临摹复制的地步，这是何等的功力。

这种功夫，是罕见的硬功，非有积年的磨砺、高明的悟性，断难达到。这又要还原到他当年雕花木工的刻苦磨砺了。有论者指出：“尽管在形和神的关系上，齐白石继承了中国绘画的艺术精神，但是他以一种平民化的语言改变了以往画论中过于哲学化的表述方式，完成了文人画走向平民化的过渡。”就是对他的个性化艺术语言的定位。他驰骋其中，目游神驰，精鹜八极，那一种自由的内涵风神，真的是“无异脱阶下之囚”，又好象在冲决罗网，观之读之，端的是放纵想象力的黄金时刻。

湖南画风的野逸风味

白石老人深得湖湘文化的精髓，那即是“野蛮其体魄”的原创风味，带有乡间的淳朴，艺术原创的独辟蹊径，以及活泼生动带一种蛮力的艺术生机。

民国初年的时候，上海、北京、江浙等文化发达之地，已然形成国画艺术的各种流派。但在湖南一地，自齐白石已降，才真正堪称湘派艺术的形成。

湖南自从出了齐白石之后，像黄永玉、黄永厚等，有一批称为湘军的画家，这些画家都有近似的特征，包括像齐白石当年以不拘一格的风格领衔画坛高峰，深具湖湘地方特色，笔墨野逸霸悍，胸有成竹的气息在大山的辉映下抒发出来。

在前两年于湘潭举办的齐白石艺术节上，当地专家提议，应把黄永玉与齐白石并称作“齐黄”，黄永玉也是湖南籍具有传奇色彩的画家，国画理论家陈履生认为，黄永玉是一个充满话题的艺术家，是一个对社会有着巨大贡献的艺术家，湖南对他的重视还不够，应该把他和齐白石并称“齐黄”来研究。对此黄永玉笑言：“我觉得很荒唐。我怎么能跟齐白石比呢？不够格。我这不是谦虚。以前在美国有个女作家写我，说黄永玉可不谦虚，但是求实。我觉得这话说得好。你要说我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好，这可以；但以前说‘齐黄’是指齐白石和黄宾虹，现在缩小到湖南这个地界内，把我和齐白石并称，这令我很不安。”

虽然如此，但若说最能衔接齐白石艺术元素的湖南籍画家，还是要算今已近九十高龄的黄永玉、黄永厚兄弟，他们坚持“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要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善读书”，这和齐白石的理念大有关联。在黄氏家族湖南凤凰老宅，花栋雕梁，青砖黑瓦，气象极为浑穆端肃，饱蘸大自然风月声光之美。从这里出去的子弟，让人油然想起潘裕昆先生在长沙私宅的楹联：门有骅骝开道路，座看鹰隼出风尘。

齐白石作为我国近现代的一代宗师，从一个木匠出身的画师，一跃而成为近代艺术界的巨擘，人称他的“弟子三千”，李苦禅与李可染先后师从一代国画巨擘齐白石老人，成为“大匠之门”的两翘楚。齐派弟子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崔子范、齐良迟、陈大羽、姜师白、许麟庐、卢光照、田世光、俞致贞、释瑞光、李立……等等，均名震一时，当中不少长居京城，有的已与湖湘文化关联不多，但他们一个个抱荆山之玉，怀灵蛇之珠，以蓬勃的创造精神为齐派艺术拓展出瑰丽动人的艺术空间。

